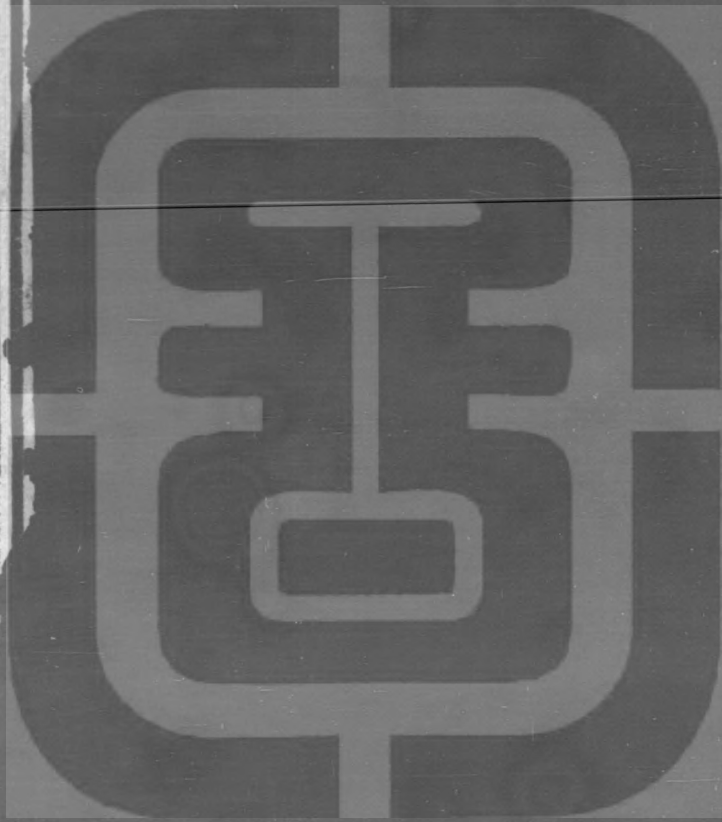


前漢書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書四十五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本

與武帝同諱

師古曰日本名蒯徹其後史家追書為通

楚漢初起武臣畧定

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

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

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

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孝子所以不

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

李奇曰東方人以物弔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

側吏反字本作事周官考工記又作菑音皆同耳

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

師古曰施

設也

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



成其功名

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日反

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

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

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

師古曰今將欲見之

曰必將戰勝而

後畧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矣

師古曰殆危矣

用臣之

計毋戰而畧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

曰何謂也

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

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

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

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

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

孟康曰嬰以城自繞

皆為金城

湯池不可攻也

師古曰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

為君計者莫若以黃

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

師古曰今眾皆見

則邊

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

如阪上走丸也

師古曰言乘勢便易

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

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

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

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

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

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

止將軍乎

師古曰閒使謂使人同閒隙而單行

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

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鈞反

將軍將數



萬之衆迺下趙三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  
 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卽留之  
 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  
 生爲欺已而烹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  
 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卽立信爲齊王以安固之項王  
 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  
 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  
 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  
 叫則信曰何謂也通因請問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問隙而私說曰天下  
 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自立師古曰建號者自立天

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飄至風

起師古曰飄讀曰焱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

所憂者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

數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雒山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

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敗滎陽傷成臯張

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

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

然兵困於京索之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

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

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以臣料之師古曰非



天下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

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

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

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執莫

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

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

曰齊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天下孰敢不聽足

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師古

曰深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

受其咎時至弗行及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

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

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廩陳釋之事師古曰廩常山

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借兵東下戰

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師古曰鄆音呼各反頭

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

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

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

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

曰過猶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令句踐致立功

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師古曰殫敵國破謀臣

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



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

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

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

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眾遂斬龍且

西鄉以報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鄉讀曰嚮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

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

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

歸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

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

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

機也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澹石之祿者闕

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嬰為儋受二解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

一人之所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

虎之猶與不如逢蠱之致蠱師古曰與讀曰預蠱蠱也蠱音丑界反蠱音

呼各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

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

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數時之不可失願足下無疑臣之計

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通說

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

嘉靖八年刊



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

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

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通曰狗彘

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

失其鹿張晏曰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

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邪師古曰殫盡也

上廼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

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

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

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

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

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

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

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

母語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

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緼

亂麻音於粉反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

治死犬音似廉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

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

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



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  
 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  
 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  
 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  
 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  
 曰雋音字交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其美而義深長也  
 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  
 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  
 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招

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材

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父之淮南王陰有

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

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

吳王不用廼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

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露

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

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

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故聖人萬舉

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誦因天心

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平亂乎被曰天下治王



不說謂古曰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

道音千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

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獒貢獻東甌入朝

師古曰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

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開朔方匈奴折傷雖

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

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

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

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

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

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

卒休乃舍穿井得水廼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廼度皇

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蒙

太子張敞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此或言外家

張文言外家姓並為得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

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廼

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

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有先

受况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瘞地方

受况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瘞地方

受况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瘞地方

受况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瘞地方



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

為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

破大梁攻孤父師古曰在梁陽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

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

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也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

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贊曰或有一言云以死報

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

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

者四十餘人漢將得之是不知反計也師古曰緩者名也

先要成臯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

字非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

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

皆不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

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嶮阻其人言絕成

皇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

如彼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

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

聞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間隙易動亂師古曰

此說非也有問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

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



廬江有壽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孟康曰下雉江名縣在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疆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

下東保會稽南逼勁越屈疆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以延

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

為十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皆王之三臣也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

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

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

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故反音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

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

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

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

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瀕音頻又音賓

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績

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

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

力屈師古曰盡也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

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

也種徐福得平原大澤上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

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

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佗曰聞陳

順治十六年刊



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置死  
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  
被一時對辭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  
不究其實也

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

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

日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

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

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

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反劉項並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時反

嚮讀日嚮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

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

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

制天下一齊海內汜愛蒸庶師古曰汜音普也蒸亦衆也汜音敷布德

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

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嚮讀曰

響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

之被以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

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

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麥

作歌曰麥秀之燕燕兮黍苗之緜緜兮痛紂之不用王

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

二



是紂克自造父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

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身死于東宮

也如京曰玉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

不可以徵幸耶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

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

民從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詐為此文

書令徒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

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謂免罪者益

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

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

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師古口中

諸官府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如此則民怨諸

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徵幸師古曰黨王曰

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

兵而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

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

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情充本名齊有女

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

客父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使吏

逐齊齊不得收舉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



入關更名充諱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官姦亂  
 交通都國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吏不能禁書奏  
 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  
 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  
 也上書訟太子臯言充適逃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  
 師古曰譌古說字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師古曰取勝也復報也音  
 扶目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  
 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師古曰選取勇士以自隨上不許竟  
 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  
 官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犬臺自請願以所常  
 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無太壹官也

被服冠見上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

師古曰紗縠紡

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為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  
 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  
 從永次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  
 下亦同浮曰交輸謂正幅使一頭狹若  
 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績衽鉤邊賈逵謂之  
 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  
 交輸裁也師古曰冠禪纏步搖冠飛翮之纓師古曰冠  
 如蘇二說皆是也禪纏故行  
 步則搖以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析翠羽以作絳也臣  
 贊曰飛翮之纓謂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纏織  
 絲為之即今方目紗是也師古曰  
 纏音山反搖音弋招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  
 大也岸者有廉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

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  
 詔問其狀充對曰因事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



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即移書

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

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

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

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

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充呵

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劉敞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也

中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也盡劾没

入官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上也他皆類此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

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

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

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

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

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

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

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崇謂禍

順治十六年刊

行漢傳十五

百



咎之徵也音息退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也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

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與蠱同故充任使之捕蠱

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朝巫視鬼詐以酒

駁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輒收捕

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

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

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

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

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師古

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葬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

曰趙廣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廼復亂吾父子也太

子繇是遂敗語在戾園傳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叙戾太子後加蓋置園邑故

云戾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

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

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傳娶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

以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先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

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

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

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

前漢傳十五



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張晏曰山開自成道也

與靈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開東諸侯心爭除謀全

無靈有大石自立開邪臣託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先

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言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

祝詛上欲求非望師古曰言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

警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以行也

此字與勺同音上灼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

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豕之計也躬寵廼與中郎右師

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郎而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

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

名也之 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

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

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

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

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

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

曰撓擾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

見言專論議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友目師古曰友躬古側字

上疏歷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也音于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

健而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委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



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

駭不曉政事師古曰駭愚也五駭反曹以下僕邀不足數師古曰僕

邀凡短之貌也音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曰卒

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大噉諱於東崖師古曰東崖

也噉古叫字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師古曰

也噉音大故反京師雖有五蠶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廢者

也師古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

重跡而押至又穎曰押者狎習之押師古曰押至言

小夫懷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為師古曰憤心亂也眊目

莫報師古曰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雖加

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以富

國疆兵今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漑灌之利

師古曰度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

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自轉輸議不可成廼止董賢

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

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

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師古曰自疑

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廆強盛蘇林曰廆音效噓

臺其尾之臺師古曰以一言之音音是音竹二反而匈

叔傳服虔乃音捷既失之末俗學者又改臺字

為廆以應服氏居疆煌之地臣瓚曰是其地擁十萬之衆

之音尤離直矣

高曆二十六年 可莫專十五



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疆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

孟康曰烏孫先生也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

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虜使者來上書曰所

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

日謂閔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巳校尉保惡都奴之

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

謀服虔曰謀者舉兵伐解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且其所為不用兵革所以

為貴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書奏

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

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

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備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

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

為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讀曰境躬擗祿曰師古曰擗後引之

反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美師古曰

其事則為謀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為萬世慮而

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

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

年焚或守心太白高而亡光又角星彗於河鼓師古曰

其法為古其法為古其法為古其法為古其法為古

其法為古其法為古其法為古其法為古

其法為古其法為古其法為古其法為古

其法為古其法為古其法為古其法為古



下更更音新音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  
曰音上音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

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虎於上  
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古曰見

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  
先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古曰傳略曰虛

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  
道也守相有辜師古曰車馳詣關交臂就死恐懼如

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危也言搖動安也  
云當云云二辯口快耳師古曰苟與其實未可從夫

議政者苦其謂神傾險辯慧深刻也調諛則主德毀傾  
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

不從百里奚蹇卬之言師古曰繆以敗其師師古曰謂  
悔過自責疾誑之臣思昔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陸

下觀說元古戒反唐參考無以先人之語為主師古曰先  
不聽遂下詔曰問者災變不怠盜賊衆多

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未聞將軍則然深以為意  
師古曰器用監惡師古曰豈不

公師古曰當督之師古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  
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



公直謂古曰堪為就拜孔鄉侯傳晏為大司馬衛將軍

重陽安侯下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有食之

重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

相御文奏躬皇適上繇是惡躬等下詔曰南陽太守方

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

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讓之策師古曰讓詐辭也音虛遠反欲以誑誤

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

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姦人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

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後躬邑人河內掾賈

憲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匕師古曰桑東南出之

夜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

表反持匕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以求福排獨也人有上書言躬

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侯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

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躬

仰天大譁師古曰譁古呼字言火故反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

音一子反

餘人師古曰謂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失道不道聖業

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

廢錮師古曰絕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等

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



中主卷... 論自恐

遺害者終命... 師古曰決鬱虛

鷹隼積厲... 師古曰鷹疾飛也鸞神鳥也

其所以... 師古曰矰弋射矢也

忠忘身自繞... 師古曰雖冤頸

也張晏曰... 師古曰雖冤頸

得去也... 師古曰雖冤頸

名也... 師古曰雖冤頸

臣以致治也... 師古曰雖冤頸

心結情兮傷肝... 師古曰結情亂也

痛入天兮鳴... 師古曰鳴

誰語... 師古曰鳴

助反... 師古曰鳴

日列謂陳... 師古曰鳴

撫神龍兮... 師古曰鳴

日言一死... 師古曰鳴

我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 應劭曰事



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

王畫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兜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

竄三苗殛鯀也事見虞書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焚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蓋春秋以來禍

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

我為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曰吾將為君殺桓公以樂書構郤而晉厲弒應

授之矣翬懼反諄隱公而殺之曰鄆陵之戰郤至以為必

日樂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鄆陵之戰郤至以為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公信之而滅三郤樂書因以反

弒厲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豎牛奔仲叔孫卒仲正妻子也牛讒仲叔孫怒而

逐之奔齊叔孫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邠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邠昭伯毀季

平子不勝張晏曰楚平王為太子建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平王為太子建

因出奔齊要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秦女美甚宰嚭譖胥夫差喪應劭曰吳

其怨望今將畔令王殺之將伐齊子

胥諫之宰嚭曰伍胥自以先王謀臣心常鞅鞅臨事沮

大衆與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鏤之劍其明年越滅

吳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李園進妹春申斃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

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

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

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

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

春申君之寵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諫上官訴屈懷王執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

乃刺殺之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諫上官訴屈懷王執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

逐後秦昭誘懷王會於武張晏曰趙趙高敗斯二世縊高譖殺李

關遂執以歸卒死於秦張晏曰趙趙高敗斯二世縊高譖殺李

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樂攻二世高譖殺李伊戾坎盟宋痤死

於望夷言乞為黔首不聽乃縊而死高譖殺李伊戾坎盟宋痤死

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博無寵欲叛太子言與楚客盟謀

宋詐軟血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痤師古曰痤音在師古曰覆音芳

反師古曰覆音芳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

踈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福反繇與由同師古曰覆音芳



順治己亥午月

望前三日校閱

朱謨

荆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前漢書四十五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前漢書四十六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温師古曰温河內之縣高祖東

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

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對曰有母不幸失

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

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

居中而涓潔者也外有書謁令奮受之也涓音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

姻戚者則皆居之以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

官至太中大夫無文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

也皆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傳者皆推奮

嘉靖六年刊



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為九卿迫近憚之

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徒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

曰史失其官故云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馴順也

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廼舉

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

石故號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

時為朝臣師古曰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

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也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

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諫讓為便坐師古曰

便側之處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

非改之廼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

曰申申整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

問同謹敬之貌唯謹師古曰唯以上時賜食於家必稽

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

記曰執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

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建元二年

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太后以為儒

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廼以長子建為

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

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入子舍師古曰入



其所居也若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幹洒曰履

今言諸房矣身之衣也蘇林曰受糞凶者也東南人謂攀木空中如

曹謂之踰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疾踰師古曰

親謂父也中裙若今言巾衣也廁踰者近身之小衫若

是矣今汗衫也蘇音晉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

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

謂有事當奏諫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上以是親

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劉

茂陵里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

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

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

中自如固嘗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迺謝罷慶師古曰

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

哀思杖屨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其

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師古曰建時上書誤

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上問

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

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

國大治師古曰不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前上立太子



是為臣可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安平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胡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尤御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師古曰慶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咸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不能服反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

四十萬

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

師古曰適

上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

師古曰與乃賜

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

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

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

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聞者河水滔陸

灼曰滔也師古曰

白高平曰陸漫音莫干反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

師古曰墮塞也

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

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之州也

禮高獄

通八神以合宣房

孟康曰八神聖托志入神也師古曰宣房也

禮中岳通嶽八神耳合宣房者濟淮江歷山濱海

禮中岳通嶽八神耳合宣房者濟淮江歷山濱海



者無海產而行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  
已師古曰惟思也已止也音類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

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  
則見煩擾故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  
曰去者謂吏出使而乃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並見  
便師古曰元賜也居人師古曰元賜也以自便也

也見師古曰元賜也顯示也師古曰元賜也朕力蒼氣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備也  
順上天師古曰元賜也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考委任  
之意

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往年  
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

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上君  
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師古曰搖蕩百姓師古曰

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  
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師古曰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

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  
位不能理請入粟師古曰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動危

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  
事欲歸之師古曰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慶素質見詔報

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  
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甚懼

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  
後三歲餘薨謚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止以德嗣後為



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騎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右起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

它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

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

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執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綰曰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景

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垂以得驂乘遷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

乎師古曰言何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

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

師古曰言以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

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

移言劔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綰曰具在上使

取六劔劔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郎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郎

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

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乃拜綰為河間

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

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

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上以綰為長者不忍乃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

為丞相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自初

宦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以為敦厚可相

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

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

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免之後薨諡曰哀侯子信

### 嗣坐耐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持

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

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十金郎大慙以此

者師古曰當於廷見之特

而人毀之劉敞曰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柰其善

盜奴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

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

天子脩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

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

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諡曰

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耐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



為令人積功遷至大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

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

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

霍去病少言不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絮清師古曰

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上時問人師

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

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

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

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高祖功臣樊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

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

刑刑名家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

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

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刺以誠長者

處官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交反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

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

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

說皆非也面謂借之也言不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

恐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

行漢書卷之六



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賁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建  
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  
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不取大柱

文二王傳第十七

前漢 四七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

孝王參梁懷王揖

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

爲代王四年徙爲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

十一年矣

師古曰摠數其爲王之年

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

年比年入朝留

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

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

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

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

師古曰從音子

容反 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



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

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

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

太尉亞夫等相距二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畧與漢中

分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畧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

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比縣四

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

曰道謂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

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道音

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官連屬於平臺

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三

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目反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

騎出稱警入言趨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

帝輦動左在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趨止人清道也擬於天子師古曰擬比也音擬招延

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

之屬師古曰言皆游梁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

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

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珠玉寶器多於京師

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

於闕下鄧曼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或車馬皆往言駟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師

順治十六年刊

順治十六年刊

順治十六年刊



古曰與即車也攢說是既朝土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

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

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畧反與漢宦宮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

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開說於

帝太后議恪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

師古曰不敢更以事祕世莫知廼辭歸國其夏上立膠

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廼與羊勝公孫詭之

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

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

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

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新立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皆泣

諫王王廼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

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廼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

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芝蘭說王服虔曰茅

蘭孝王大夫也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辟服自此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

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

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

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

闕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蓋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王

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獲梁山有獻牛走



上出背止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身也今山背上也孝王背弱而干上也此者陰也又在

月六日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

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實太后泣極哀不食

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廼分

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

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說為帝壹餐師古曰說讀曰孝王

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

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

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

日如故為太原王時五年一朝凡二朝十七年薨子共

王登嗣師古曰共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

以常山為阻師古曰依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王并前

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

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

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則曰自來

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

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

日相者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室諸從也連年不絕



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  
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與滅繼絕白太皇  
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  
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  
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  
孝王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  
師古曰共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  
王不識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垣邑侯

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

徙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

也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

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所殺發

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

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

年薨亡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平太后李太后親平

王之太母也師古曰大母祖也共王薨而平王之后



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驪尊師古曰驪音力

書雲謂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山雲謂之象師古曰鄭說非是也

後世善寶之母得以與人師古曰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

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

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

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

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

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為措耳太后啼諱師古曰諱音

火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

霸等致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諱日報止

者正其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

疾張晏曰薨又不待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

犴音岸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

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

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地上變告梁王與大母

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書聞天子下

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

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

不及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

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



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七年薨  
 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  
 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大傅輔奏立一日至十  
 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  
 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死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  
 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奏可  
 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種擊音一口反夜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  
 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  
 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  
 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

立曰何能為師古曰立口罪不能至垂也遂與園子女積數歲始中

相禹奏立對外家然王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亂事

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也是故帝

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書之言應劭曰中書材構在堂之中也

中也晉灼曰魯詩以夜也師古曰書謂舍之文積材木也應近之書音工豆反春秋為親者

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遂具爾賊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

王之族親皆無今梁三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

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

強劾立備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備讀曰附獨以偏辭成皇斷獄

嘉靖八年刊







辭師古曰抵臣也謂誣諱也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

異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丞相御

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

雜問今正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

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

黜汝命也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

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

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前輔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

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

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

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

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立立大臣

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

不和更相眦伺衡反官殿之裏毛釐過失亡不暴

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師古曰視數蒙聖恩得見貴赦

死即詐僵仆陽病古曰僵仆倒地微幸得踰於須臾

其春大赦不治元始師古曰時冬月盡

通新都侯王莽奏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



年國除後二歲春三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蒯

郡卒史音為梁王孫孝王後莽篡國絕

賈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

曰愛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

室車服然亦僭矣姑親亡厭先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文三王傳第十七終

前漢書四十七

賈誼傳第十八

前漢書四十八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

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

下師古曰秀美也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

下第一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故與李斯同邑而掌學事焉師

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以為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

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

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

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師古曰說

悅讀曰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



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與禮樂廼草

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

師古曰文帝謙讓未遑也以為不當改制師古曰皇暇也自然諸法令

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

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

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

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

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師古曰適音意不自

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以弔屈原屈原

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其

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

之因以自諭師古曰諭譬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

命也竢罪長沙師古曰竢古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

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張

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遭世罔極兮廼隕厥身張

日讒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鳥虜哀哉兮逢時不祥張

師古曰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師古曰鸟鴟傷怪鳥也

夷反鴟音干關茸尊顯兮讒諛得志師古曰關茸下材

吐盍反茸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植謂隨夷溷

兮應劭曰遼下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不受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溷濁也音胡



困謂跖躄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跖音師

反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莫邪為鈍方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名為

銛音灼曰世俗謂利為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方應劭曰

默不得意也○展曰言屈原無幹棄周鼎師古曰幹寶

故遇此禍也師古曰生先生也康瓠方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騰駕罷牛驂

蹇驢方師古曰罷讀驥垂兩耳服鹽車方師古曰駕章

父薦屨漸不可久方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嗟

若先生獨離此咎方應邵曰嗟容嗟也勞苦屈原諄曰

李奇曰諄告也張晏曰諄離已矣國其莫吾知方師古

騷下章亂也師古曰諄音碎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鳳縹縹其高

知我也猶拂鬱也

新方夫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縹縹襲九淵之

方師古曰襲重也師古曰九泐淵潛以自珍師古曰泐

曰泐蝮獺以隱處方服虔曰蝮音象應劭曰蝮

從音龍遊也師夫豈從蝦與蛭師古曰蝦亦水虫也

龍自絕於蝮獺况從蝦與蛭師古曰蝦亦水虫也

音選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

羈兮豈云異夫大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

音班般反也紛紛音儻音儻意也師古曰般孟亦夫子之故

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鳳凰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歷九

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傳

不足哀傷何用



之謂也蓋亦諠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

人曰仍千仞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

言其極高見苛細之人險阨之彼尋常之汗瀆兮豈容吞舟之

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橫江湖之鱣鯨

兮固將制於螻蟻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

灼曰小木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汗瀆必為螻蟻所制

以况小朝主闇不容受之心逆之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

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鱣鱣亦大誼為長沙傳三

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隅反服似鴉

日有鳥如小雞體有文色俗因形不祥鳥也誼既以

道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賦

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太歲在

葛反庚子日斜服集余舍孟康曰日斜時止于坐隅貌甚閒

暇師古曰閒異物來倅私怪其故孟康曰倅音萃萃聚集也發書占

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驗也有徵驗曰野鳥入室主人

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吉虛告我凶

言其災淹速之度詔余其期師古曰服廼太息舉首奮

翼曰不能言諸對以意師古曰萬物變化固亡休

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曰幹音管幹形氣轉續變

化而嬗師古曰嬗音如嬗謂變也蘇林曰相傳與也

勿穆之國胡師古曰勿音勿

嘉靖八年九月



奇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之言也倚音於綺反憂喜聚門

吉凶同域師古曰言禍福相因言凶不定彼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

稽句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斯於此山故曰棲也句音鉤伯讀曰霸

遊遂成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游於秦身伏五刑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

說胥靡廼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

隨之刑解在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繩索相

激則旱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

播物塊北無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塊北非有限齊也

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

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合散消息安

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孟康

引也宋氏校本云法文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小

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合矣徇財列士

徇名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夸者死雖言品庶每生臣

趨西東孟康曰每貪也趨西東孟康曰每貪也

趨西東孟康曰每貪也趨西東孟康曰每貪也

趨西東孟康曰每貪也趨西東孟康曰每貪也

趨西東孟康曰每貪也趨西東孟康曰每貪也

趨西東孟康曰每貪也趨西東孟康曰每貪也



丑出反其義通而說者大人不與爭奪同愚士繁

欲疎字為鈔蓋穿鑿耳李奇曰儻音塊蘇林曰皆人有個儻爾音

俗儻若囚拘蘇音塊蘇林曰皆人有個儻爾音

音柔隕反迫也文選李善注寤囚拘之貌五臣注寤困

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

強新加字玉篇及爾雅文字有作寤字音

寤寤蘇林音誤今宜定從寤文音寤寤反寤寤寤寤

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或一寤東西也所

積曰言眾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真人任漢獨與道息

師古曰恬安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弃智而

也莫靜也師古曰荒與道翱翔師古曰荒垂流則逝遇坎

則止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縱軀委命不私

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滄海若深淵之

觀汜虜若不擊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不以生

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道家養德人無累知命不憂

細故蒹芥何足以疑師古曰蒹芥小鯁後歲餘文帝思

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齋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

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

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廼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

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師古曰漢朝

事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



地過古制師古曰儼比也上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

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其

大畧曰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

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數舉師古曰進言

日言不可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

盡條記也天子前者也治音直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

吏及此以下並同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皆非事實知治亂

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干

故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

首尾衡決國制捨攘蘇林曰捨音濟濟蹠蹠不安貌也晉灼曰捨音倉吳人罵楚人曰倉

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

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

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

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

匈奴賓服四荒鄉風師古曰鄉讀日嚮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

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

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

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

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邵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

以為萬世法程師古曰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

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

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

無忽師古曰忽怠忘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之往古按之

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

亡以易此師古曰易改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

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其下數破

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

或親弟謀為東帝應邵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

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及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

欲擊反榮陽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天子春秋鼎盛應邵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師古曰

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

音下更反吳國者言權力且十此者虜師古曰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

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

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畧也音下禮及其下亦同血

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

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

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蕤操刀必割孟康曰蕤音衛日中盛者必暴蕤也

臣瓚曰大公曰日中不蕤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蕤謂暴曬之也曬



音所智反又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

音所懈反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應邵曰抗其頭而到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擊也到割頭也墮

音火規反到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

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

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

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又淮陰侯尚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

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

無憂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殺

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應邵曰禮卿大夫之

臣贊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執諸公幸者廼為中涓

其次厯得舍人師古曰厯與僅同厯材之不逮至遠也

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

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師古曰惠古

音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

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

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

者曰疏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讓曰

信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待句為亂明親臣請試

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瑞反



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

王淮陽共王王梁師古曰共讀曰恭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

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

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

心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

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辜師古曰擅

也專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

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

也致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

應邵曰園精正視也師古曰言○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

南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

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

也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

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

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謂改其法制使不既有徵矣師古曰徵證驗也謂其執盡又

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旣古禍字明帝處之尚不能

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

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而芒亦不頭者師古曰芒亦謂亦之何如毫芒也頓讀曰

鈍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也音胡解反至於體髀

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髀股骨也體髀生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體音寬髀音陞又音必爾

順治十六年刊  
前漢專上八



反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

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

師古曰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

嬰繞也也晉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

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

又反師古曰倚依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

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縮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

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

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勢可亡

也師古曰曩亦謂

晉時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

地執可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欲諸王之皆

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道醢則莫若令

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師古曰使以義今海內

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

有異心輻奏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

師古曰若于象設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事以次

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地盡而止及燕采它國







今所呼呼掌是也古反居不可行古反元王之子弟之從弟也字言足曰楚元王高帝之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者或亡分

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師古曰廣正善屏則天疏者或制大權以

偪天子師古曰偪臣故曰非徒病瘳也又苦跌盤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

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嫚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

也師古曰微召也今操謂天子其貢是臣下之也師古曰微召也今操謂天子其貢是臣下之

禮也師古曰恭足反居上首顧尸宗師古曰顧

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又類辟且病非師古曰

國有明智非豈倒縣而已師古曰又類辟且病非師古曰

之人乎師古曰又類辟且病非師古曰

曰病瘳不能行也師古曰又類辟且病非師古曰

字若止用舊注則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壽不輕得復張晏曰長壽高爵也

不得復除言也師古曰又類辟且病非師古曰

嘉靖八年刊

禮記卷之六

三



更被介曹而騁音古曰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

而上不使音古曰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

皇之號為戒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音古

曰言長養此意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

矣音古曰無臣竊料匈奴之衆音古曰料不過漢一大

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

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

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音古曰說奄

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

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則反說讀曰悅中行說事

具在匈奴傳舉匈奴之無唯上之令音古曰聽今不獵猛敵

而獵田獵不搏及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

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

不信音古曰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

妾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加牙絳以作履緣師

要襟及襟領者也古謂之車馬內之閑中服虔曰閑是

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入廟則服之

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簿統之裏縑以偏諸

晉灼曰以偏諸縑著衣也師古曰縑音美者黼繡師古

妾謂以偏諸縑著之也縑音步千反美者黼繡師古

者繡為斧形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

者以被牆音古曰披音皮義反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



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

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

自不卑綈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

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師古曰夔庶賤也此臣所謂舛

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胡

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

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

屈矣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

曰母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如淳曰好夫俗至大不

人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胃上也師古曰胃犯也進計者猶

曰母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

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

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

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為質也贅音之銳反分音扶問反

借父耰鋤慮有德色師古曰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鋤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

擾音母取箕箒立而評語服虔曰評猶罵也張晏曰評責讓也師古曰評音評也

抱哺其子與公併佷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佷無禮之甚也嘔音

步併音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言也言

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幾言不多也幾居聲

子而貪其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居聲

反。劉奉世曰誼謂秦人不知孝義但知貪財也



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慶六國兼天下慶也慶解不明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慶六國兼天下慶也慶解不明

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信一曰信任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暴

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

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

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也此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

西籍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剽音敷奪兩朝之器如淳曰奪取也兩朝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奪

拔也音塞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也音塞矯偽者出幾上萬石粟服虔曰吏猶也音類妙反幾上萬石粟服虔曰吏猶也音類妙反

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

不報明會之聞以為大故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夫移

風俗厲行義也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夫移



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歸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師古曰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

師古曰所以前書也

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此非天之所

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

則壞師古曰植建也管子曰筦與管禮義廉恥

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

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

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管子曰秦滅四維而不張故

君臣爭亂六親殃戮數人並起管子曰民離叛凡十二歲而

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

而衆心疑惑師古曰幾讀日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令

君君臣臣師古曰君為君德臣為臣道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

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師古曰衆信

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

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

詩云緜緜維之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可

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  
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二十餘世而秦受  
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管子曰性不甚相遠也管子曰遠何



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  
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師古曰廼始也使士養之有司齊

肅端冕師古曰肅讀曰肅見之南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過闕

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

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也動奉世

生也嬰兒體色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也赤故曰赤子耳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爲太保

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

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此三公之職也於是

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

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

義以道習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攜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

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

衛翼之師古曰梯音徒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

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

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

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師古曰嘗讀曰嗜擇其所

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

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如匹之色則

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言謂官舍禮曰帝入東學



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

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

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師古曰踰與帝入太學承師問

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

法也匡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

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與及太子既冠成人

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徹膳之宰師

則日有關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誹謗之木師古曰誹謗

之於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警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

無日者也工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習習長故切而不

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

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以

迎其初出也下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媿之師古

與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驚和師古曰驚和車上步中

采齋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趣中肆夏言名趣讀曰

趨趨疾步也凡此中者語與所以明有度化其於禽獸

其節相應也並音竹仲反所以明有度化其於禽獸

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

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手為夫三代之所以長

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

嘉靖全刊



辭讓也所上者告訖也  
師古曰訖謂面  
相固非貴禮義

也所上者刑罰也  
使趙高傳胡亥而教  
之獄所習者非

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  
即位而明目射

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  
其視殺人若艾

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  
豈惟胡亥之性  
惡哉彼其所以

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  
鄙諺曰  
不習為吏視已

成事又曰前車後車誠夫三代之所  
以長久者其已

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  
然而不能從者  
是不法聖智也

師古曰法謂  
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  
跡可見也師古

急也音居力  
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  
也夫存亡之變

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  
太子太子之善

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諭曉告  
夫心未濫而先

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  
則教之力也若

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  
夫胡粵之人生而

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者  
及其長而成  
俗累數譯而不

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  
言其人之行則

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  
夫教得而左右

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  
曰一人有慶兆

民頌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  
天此時者也凡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  
夫權者禁



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  
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  
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  
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見  
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  
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  
等然能先以德義師古曰論為人主計者莫如先  
化之使其無訟師古曰論為人主計者莫如先  
擇用也舍謂師古曰論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  
所弃置也師古曰論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  
也師古曰論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

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  
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  
怨皆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  
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嚴之以法令師古曰論  
與驛同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嚴之以法令  
下類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  
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  
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  
矣湯武之定取合審而秦王之定取師古曰論會不審夫天下  
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師古曰論置諸危處則危天



下之情與器一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  
仁義禮樂而德澤洽會賦道未廣器謂古曰德被蠻貊

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望也秦王置天下於  
法令刑罰德澤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

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謂古曰身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  
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

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  
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人

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  
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七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

攀卑者易陵師古曰理熱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

一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  
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

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音其廉  
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事

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驂馬是  
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也芻音干六反見君之死教

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閭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  
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



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

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謂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

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別答僇棄市之法

蘇林曰僇音罵然則堂不亡陟虛被戮辱者不秦迫虛師古曰

也子廉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

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關樂穆二世

於望夷官本由秦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

解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首履師古曰首履中反音子余反夫嘗

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

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

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師古曰縶謂以長繩係之也縶音先

列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

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

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如此也蘇林曰知其

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

敬衆庶之所嘗重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

之哉豫讓事申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師古曰智伯

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蒙面吞炭師古曰吞炭

古曰蒙面也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入問豫子豫子曰



中行衆人言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讓國  
 士報之故此一讓讓也反君事能行若狗彘已而抗節  
 致忠行出虛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  
 大馬彼將大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項  
 頸亡恥師古曰項音純莫詬亡師古曰莫詬謂無志分廉恥  
 不立且不自好師古曰好猶自苟若而可師古曰故  
 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  
 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  
 職業者粹於羣下也師古曰粹純也言俱亡恥俱苟妄  
 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  
 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  
 囊盞不飾師古曰囊盞所以威斂也方曰盞坐汗穢淫  
 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脩坐罷師古曰不勝任  
 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故  
 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師古曰諱  
 幽遠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  
 聞譴何則白冠薺纓鄭氏曰以毛條盤木加  
 劬造請室而請罪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

職業者粹於羣下也師古曰粹純也言俱亡恥俱苟妄  
 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  
 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  
 囊盞不飾師古曰囊盞所以威斂也方曰盞坐汗穢淫  
 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脩坐罷師古曰不勝任  
 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故  
 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師古曰諱  
 幽遠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  
 聞譴何則白冠薺纓鄭氏曰以毛條盤木加  
 劬造請室而請罪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



在前先舉此官有刑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  
者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例也或曰殺者以  
水取頸而後示若此也  
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

上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  
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音式爾反上不使

人頸整而加也蘇林曰不辰其頸而親加刀鋸反其有大

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

桎柳而刑之也師古曰桎持頭髮也柳曰子大夫自有

過耳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

喜師古曰喜讀曰喜音許吏反喜好也好為志氣也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師

日嬰加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

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

身孟康曰唯為士國耳忘私公耳忘私利不苟就言不

有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

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

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

凡此上陳廉恥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使

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

同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

同心國家安固不可駸狀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亮

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

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大夫

人耳夫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

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



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

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

此之為而顧彼之義行也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

此也言何可不為投鼠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

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

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

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

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

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

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王疏曰陛下即不

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諸侯猶且人

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

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淮陽代二國耳師古

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師古

子今所謂厭子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不足以

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

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康以

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

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



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音蠹名也其毛為刺音謂刺

以為不可故蕲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誼諸侯彭越黥布等

師古曰蕲讀與擇良日立諸子師古曰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

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畢以為王而天下安師古曰諸

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畢以為王而天下安師古曰諸

猶盡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天功今淮南地遠者或

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

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師古曰為

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絳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其苦

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

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

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孟康曰不可

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

鄴穎川縣也鄭音千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晉灼曰包

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音筆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

而不敢謀梁足以存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

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

身及太子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

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出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

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如淳曰但願指高



而不定師古曰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

不可謂仁臣聞師古曰聖王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後

其故使人臣得師古曰畢其愚忠唯陛下下財幸師古曰財與義

言文帝於是從師古曰誼討廼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

西至高陽得大師古曰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

其民時又封淮師古曰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

王之也上疏諫師古曰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

欲王淮南諸子師古曰也臣竊曰謂以恩接以待而王之師古曰

猶今人言師古曰曾不師古曰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

道天下孰不知師古曰其幸師古曰陛下幸而赦遷之自

疾而死天下孰師古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

以負謗於天下師古曰耳師古曰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此人少壯

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猶言稍長大師古曰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

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

事見春秋師古曰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刻

手以衝仇人之師古曰匈師古曰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

人俱死師古曰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

便師古曰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

積之則此其者師古曰子齊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請

積之則此其者師古曰子齊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請

積之則此其者師古曰子齊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請

積之則此其者師古曰子齊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請

積之則此其者師古曰子齊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請



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荆軻諸刺吳王荆軻刺秦所

謂假賊兵為處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處傳願陛

下少留計柔玉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傳言誼自傷

為傳無狀師古曰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

十二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廼分

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

陽城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

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韋

打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

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

世其家師古曰言繼其家業

賈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

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管伊管使時見

用功化必感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黓躬

行以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誼之所陳

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主德色上黃數用五

及欲試屬國施五節三表以修單子師古曰賈誼書謂

技仁道也信為六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

一生成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褒其目賜

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

高堂邃宇倉庫藏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

高堂邃宇倉庫藏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



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  
以壞其心此五便也  
雖不至公瘠亦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撥其切  
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東晉傳第十八終

前漢書四十八

爰盜鼂錯傳第十九

前漢書四十九

爰盜字絲其父楚人也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音一浪反故為羣盜徙安陵

曰羣盜者羣衆相隨而為盜也

高后時盜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盜兄

噲任盜為郎中

如淳曰盜為兄所保絳侯為丞相朝罷

趨出意得甚

師古曰意甚自得也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盜進曰丞

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盜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

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

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主人主雖亡

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方吕后時勃等聽王諸吕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

諸吕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是時絳侯



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其

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

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師古曰臣主失禮竊為陛下

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師古曰已而絳侯望益

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廼毀我師古曰望益遂不謝及絳

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諸

公莫敢為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

侯廼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

居處驕甚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師古曰適

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

王遣之蜀檻車傳必盎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

弗稍禁以至此今之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過

霜露行道死陛下之死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柰

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師古曰雍是扶

於天上輟食哭甚師古曰輟止也盎入頓首請罪師古曰自

諫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

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

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喪

解衣師古曰喪日旁毛也交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

夫嘗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嘗參



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師古曰顛與專同然陛下從代乘六

乘傳馳不測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

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肅也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

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讀曰嚮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

下於由由不受也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

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

上廼解盜繇此名重朝廷盜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

以數幸常害盜盜患之盜見子種為常侍騎諫盜曰君

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諍毀之言其過惡於是上朝

東宮趙談驂乘盜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

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何與刀鋸之餘

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泣下車上此霸陵上欲西馳

下峻阪盜搯轡師古曰搯與擊同上曰將軍怯邪盜言曰臣聞

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百金

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橫也聖主不乘

危不微幸今陛下騁六飛如淳曰六馬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

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

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

無差及坐即署長布席盜引卻慎夫人坐師古曰同坐謂所坐之處高下齊同

之如淳曰慎夫人坐也每居曰得謂是而卑之也坐

嘉靖八年刊



反據所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益因前說曰臣聞事

平有兵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之后慎夫人起妾主

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

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張晏曰豕夫人也於是上

延說師古曰延入語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然

益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師古曰調

鍾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

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

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

何說王母反而已師古曰無何如此幸得脫益用種之

計吳王厚遇益益告歸坦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

相從車上謝益還媿其師古曰媿乃之丞相舍上

求見丞相師古曰上謂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

隙師古曰欲因問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

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益即起說曰君為相

自度孰與陳平絳侯師古曰度計量丞相曰不如益曰

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

而誅諸呂存劉氏君迺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師古曰

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蓋受



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臻天

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以益聖師古曰益聖得聞異言也而君

自閉籍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師古曰籍籍也音其矣反夫以聖主責

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死不知將

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客益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益

輒避益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

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益受吳王財物抵辜詔赦以

為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聞於天子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

果反欲請治益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幾

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益不宜言

謀如淳曰益大臣謀不且有為謀錯猶與未決師古曰與人有告益益

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師古曰至天子之前

也嬰入言上召益益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

以謝吳吳可罷也拜益為泰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

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貧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

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益以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益軍中初益為吳相

時從史盜私益侍兒文穎曰益知之弗泄遇之如故

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通迺亡去益驅自追之即

誅之師古曰益知之弗泄遇之如故



言疾速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事從史

適在守盜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迺悉以其

裝齎買二石醇膠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齎者

也皆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卒皆卧師古曰

飲音於禁反師古曰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

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

盜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吾不足

崇公師古曰象古累司馬曰君第去師古曰臣亦且亡

辭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君何患迺以刀決帳道

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司馬與分背師古曰

去也盜解節旄懷之如淳曰履步行七十里如淳曰

行而明見梁騎馳去遂歸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

因得脫師古曰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以盜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

隨行鬪難走狗師古曰惟陽劇孟嘗過盜盜善待之

安陵富人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徒

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喪車手餘乘此

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師古曰凡人在生夫一

叩明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贊曰凡

嘉靖八年刊



不天下所望者獨季之刺孟文穎曰心今八公陽從數

富人羨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益師古曰益雖居家景帝

時時使人問善策王欲求為嗣益進說其後語塞梁

王以此怨益使人益刺者至關中問益稱之皆不容

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如亭曰備之益心不樂家

多怪迺之倍生心問占蘇林曰音梧文穎曰音還梁刺

客後曹果遮刺殺益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

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錯為人隋直刻深

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

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

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

者以知術數也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

失之道使遠近嘉靖八年刊

失之道使遠近嘉靖八年刊

失之道使遠近嘉靖八年刊

失之道使遠近嘉靖八年刊

失之道使遠近嘉靖八年刊



事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  
 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獎利萬民則海  
 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  
 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  
 為也師古曰言何用知事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  
 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  
 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所  
義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  
 皇太子材智高竒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  
 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書也竊願陛下

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

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

臣贊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

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囊是智筭若囊橐之盛物也是時匈奴疆數寇邊上發

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

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

邑駭略畜產師古曰駭與擊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

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益敗兵之卒沒世不

復師古曰永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

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師古曰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



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

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發

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

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之急者三師古曰合一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

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

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劃常流少木所在師古曰

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

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

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師古曰遠離也仰高臨下此

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山可前

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師古曰荏葦也

此矛鉞之地也師古曰鉞鐵把短長戟二不當一曲道

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

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曰趨利弗及避

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鉦也

以此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

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應物曰袒裼肉袒也師古曰裼音錫弩不可以及

順治十六年刊



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

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五不當一

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

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

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

易異備師古曰易平也音弋豉反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

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以蠻

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陂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

與也師古曰與猶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仄中國之騎

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師古曰罷讀曰疲中國之人弗與

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突騎言其驍銳也音牛列反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師古曰撓攪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濶也音火高反

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

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什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

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驟之驟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

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驟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藪

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失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失之矣臬音牛列反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筈以皮作如鎧

順治十六年刊 俞冀傳十七



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筭若楯木薦下馬

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

也師古曰給謂相連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

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

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

也以大為小以疆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

小雖疆必弱也俛亦俯字仰讀曰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

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

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

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

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以與集同也

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

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

衆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衡即橫耳無勞借音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

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擇謂

日財與表同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合焉曰皇帝問太子

家今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三者得地書言狂

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言不狂而擇者不明

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

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此急務二事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論古曰秦南攻揚粵

張吳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

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夫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

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食

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師古曰密理謂其毳其性

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

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立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

邊輸者償於道服虔曰償什也如淳曰償音有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

以譴發之名曰譴戍先發吏有譴及贅壻賈人後以嘗

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

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後不供復發

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

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師古曰北謂賅

是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

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衣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視死

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

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天下明知禍烈及

已也師古曰猛大日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

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故



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執易以擾亂

邊竟師古曰竟音直略反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

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壑師古曰壑音直略反美草

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

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師古曰晦音直略反

南畝耕種之使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

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

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

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李奇曰纔音裁師古曰纔淺聚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

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

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

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

字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

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服虔曰蘭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

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答答

廣九尺渠十二尺師古曰蘭石如說復為一城其內城

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師古曰謂謂算度之也魏詁城邑之為中周虎落師古曰虎

中令有千家以上也魏詁城邑之為中周虎落師古曰虎

以沙布外蕃也若合時時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

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人及



免徒復作令居之徒是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

及罪人遇赦復作其日用者皆其不足募以于

奴婢贖辜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

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

徒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

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也武帝所置耳錯之上

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其二夫若妻者縣官

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

不厚不可使父居危難之地相以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

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

胡人入為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縣官為贖張曼

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其民如是則邑里

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塞下之戍卒不習地執而

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塞下諸郡民不以陛下之

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

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

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恨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

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

之費益寡如淳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



奉明法師古曰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

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輒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

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師古曰

日所以充實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

地之宜觀其山木之饒然後營邑師古曰城製里割宅通田

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

用張晏曰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

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為置醫巫以救疾

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

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室屋完安

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

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

上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

雅反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

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

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

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

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

之心足以相歿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歿不

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日旋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



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

何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壹大治

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

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

何奴常以為候而出軍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

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

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

延也音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

其不逮師古曰意所不及者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

善勩力以翼天子師古曰比和也翼是以大禹能亡

失德夏以長楸師古曰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

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日亂謂作亂者從謂

合從也六國時為從者也今書本從下或有順字或

有治字皆非也後人妄加之也劉奉世曰大害謂秦

亂從謂項羽時漢得關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

並建豪英以為官師師古曰師長也各為一官之為諫

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

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

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

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

謂郡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



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總謂當

時受策者非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止錯一人也

其上三道之要及末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

治之不寧四者不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

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

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音直

興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之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

錯對曰平陽侯臣宙孟康曰曹宙參子也汝陰侯臣竈如淳曰夏

穎陰侯臣何文穎曰灌嬰子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如淳曰夏

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反曰詔

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士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宙等所舉

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服虔曰力

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牧黃帝之佐也

伯長師古曰甯字與管同伯讀曰霸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

豪英也臣璿曰講謂講議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

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師古曰謂史傳若高皇帝之建功

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所覽刻於玉版藏

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

今臣宙等廼以臣錯充賦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璿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



謂也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

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

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師古曰親事萬機之務

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如淳曰法言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

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

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著音直略反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

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曰甘露凝如膏

五穀熟祆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

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

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

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

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

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

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

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勳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

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師古曰以已之情之所惡不揆之於人也

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

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

失施及後世師古曰施延也百弋鼓及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

嘉靖八年刊



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霸伯臣

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五伯之位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師古曰各察已

越而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謂自伐也遭患難

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

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

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孟康曰機發也陷穿也以之興利除害尊

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

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

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領其功師古曰領謂也而民不恨

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

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舉大

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

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

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師古曰更改也主行之暴者逆而復

之不以傷國師古曰謂一主意而反一之不救主之失

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

亡騫汚之名師古曰騫讀曰僻騫一也汚辱也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

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

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王五伯與焉師古曰與此身



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  
 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  
 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  
 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  
 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  
 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及三王之佐然功力不遲者  
 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  
 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民不用故當  
 此之時秦最富疆夫國富疆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  
 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

焉

師古曰進不在秦之前也

前也言

及其未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

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

師古曰者

讀曰嗜

民力罷盡賦歛不節

師古曰罷讀曰疲

矜

奮自賢群臣恐諛

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為諛諛以求自全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直為恐懼而為諛諛也

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

師古曰憺痛也言痛害於下憺音下咸反

隨喜意妄誅

以快怒心法令煩憺

師古曰憺痛也言痛害於下憺音下咸反

刑罰暴酷輕

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

姦邪之吏乘

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

下瓦解各自

為制秦知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

民也至其中

即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未塗所侵者

宗室大臣也

是故秦滅後皆死外內咸怨離散遁逃人者



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古曰絕祀亡世為異姓

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

覆露萬民如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

廢去淫末除苛解燒文頌曰燒煇燒也反寬大愛人肉刑

不用臯人亡師古曰謂除收帑相坐非謗不治鑄錢

者除張晏曰除師古曰非讀曰誹通關去塞張晏曰文

除關不自孽師古曰非讀曰誹通關去塞張晏曰文

應說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張晏曰早央之

孝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

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張晏曰害民者誅憂勞百姓

列侯就都師古曰各親耕節用視民不奢師古曰視所

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

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

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

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

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

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師

古遺棄也不棄神明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

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能明其世者謂

其世務立功也



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

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

質材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

未安師古曰竟讀曰境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

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也師古曰已語終之辭然莫能望

陛下清光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譬之猶五帝之佐也

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

也師古曰言天子虛弃神明之德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

不及究於天下師古曰究竟也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

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出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

賈誼已死對策者有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

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竒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

策爰益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

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

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垣中師古曰垣者內

垣之外游地也音人錄反門東出不便錯迺穿門南出擊廟垣丞

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間為上言

之丞相素事因言錯擅擊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

此非廟垣迺垣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不



諸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廷出諸國議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

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

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等之繇此與錯有隙師古曰繇與由同錯

所更令三十章師古曰更改也諸侯謹謹錯父聞之從潁川來

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侵削

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曰讓責也錯曰固也

師古曰言固當如此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

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

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鈞反上問盎曰君嘗

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虛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

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

師古曰即就也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虛

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

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

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

策之善士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

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更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



上卒問盜師古曰盜對曰吳楚相遺書言向皇帝王子

各有分地師古曰適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

獨有新錯發師古曰適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

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五不愛一人謝

天下師古曰顧念益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廼拜益

為泰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啟

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

信師古曰屬反委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

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

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

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

法制曰可錯殊不知廼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師古曰

車案行市中也錯衣朝衣斬東市師古曰朝服也錯已死謁

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

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

路也說道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

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

指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指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

得世之利也

討晝始行卒受大戮師古曰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

報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

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廼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

人也師古曰漢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

先師古曰鄧先者其名也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

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諸公閒

賈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博會張晏曰因之仁心為質

引義抗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財也適時

已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壹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謂身亦不

遂量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

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趙括以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

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勿括王不許母要王括有罪願

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死於長平以母前約故卒得不坐

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爰盎畫錯傳第十九終 漢書四十九

漢書四十九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前漢書五十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與兄仲同居以賢

為騎郎蘇林曰雇錢若出數也如淳曰漢註貴事文帝

十年不得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

之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達也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

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

曰聖之毋甚高論師古曰論依附時事也令今可行也於是釋

之言奏漢之問事奏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嘉其

言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師古曰圈音未

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也音步反守餘問尉左右視事



能對...言音不能對也虎園畜夫從旁代對對主所問

獸簿甚悉師古曰悉謂盡也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之策者

日觀猶示也謂讀日習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類

張晏曰材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

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

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

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

給哉晉灼曰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

師古曰亟急音居力反其敝徒文且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以謂具文而已

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替也解在成

余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曰

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

師古讀曰響文帝曰善迺止不拜畜夫就車召釋之

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師古曰行問也具以質言如淳曰質

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

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司馬門曰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

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

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

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

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

嘉靖八年刊



臨廟師古曰廟岸之邊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

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郭寧人也如

年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李奇曰琴氣依倚

之以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榱

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左

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

矣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

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有一人從橋

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釋之治

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聞蹕匿橋下父以為行過

天子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淳曰

已過先主而犯者罰金四兩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

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迺當之罰金

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

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

誅此其人天子即令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

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焉

千故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

反高廟座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

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

萬曆二十六年

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

萬曆二十六年



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師古曰

曰法謂常法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師古曰共釋之免冠讀曰恭

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

然以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

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師古曰杯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

其字從手不忍言毀撤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杯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陛下且

何以加其法虜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

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平

廼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師古曰繇文帝崩

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以嘗劾帝不下司馬門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

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

者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

人曰吾讖解師古曰讖音武伐反顧謂釋之為我結讖釋之跪而

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既已人或讓王生獨柰何廷辱張廷尉

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于張廷尉廷尉方

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讖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

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

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

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郎



中署長

鄭氏曰以至孝聞也師古曰以孝得為事文帝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

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

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為

郎也崔浩以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

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

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吾

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

父老

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

已

師古曰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師古曰大父已猶耳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

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

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

大悅師古曰迺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

憂匈奴哉唐曰主臣

師古曰恐懼之陛下雖有廉頗李

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

獨亡間處虜

師古曰何不問隙之處而言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

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為意

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

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

以外將軍制之

韋昭曰門中櫛為闡師古曰音牛列反

軍功爵賞皆決於

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

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師古

曰覆謂覆白之也音芳日反

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



選車千三百乘毅騎萬三千匹師古曰毅張弩也音遣百金之士

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

虔是也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擔石之擔如淳曰胡也

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西抑疆秦南支韓

魏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伯讀曰霸後會趙王遷立蘇林曰趙

幽王其母倡也師古曰倡樂家之女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

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

以給士卒出私養錢服虔曰私假錢也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

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

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

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所以率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以法絕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

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

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

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

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

軍士服虔曰車戰之士也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

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迺以子遂為郎遂

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迺以子遂為郎遂



字三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

文穎曰六

國時衛弱但爾君也

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

于洗馬

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

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

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

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

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

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

燒也比音頰寐反

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請歸節伏矯制辜

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

上賢而釋之遷為

棗陽令黯耻為令稱疾歸由里上聞迺召為中大夫以

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

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

如淳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

也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

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

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

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

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脩繁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傳

伯爰盜之為人

應劭曰傳伯梁人為孝王將素抗直也

善灌夫鄭當時及

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



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

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

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也史畧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

為黯懼上退請人曰黃矣汲黯之難也羣臣或數黯師

曰數貴之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

陷主於不誼庸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

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如淳曰杜欽所

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

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瘳人師古曰痛勝然

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責育弗能奪也師古曰孟賁

勇士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

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非

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

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

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

如此張湯以吏定律令為廷尉師古曰黯質責湯於上

前師古曰質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

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

帝約束給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而公以此無種矣

漢書卷八十九



師古曰言當黠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奇黠憤

發焉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

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是時漢

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黠務少事間常言與胡和親母起

與師古曰每國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專公孫弘及事

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獄以幸而黠常

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

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陷人於罔以自為功上

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黠雖上亦不說也師古曰說欲

誅之以事師古曰以事致弘為丞相適言上曰右內史

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黠為

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

黠與亢禮或說黠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

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黠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容

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也大將軍聞愈賢黠數請

以朝廷所疑遇黠加於平口淮南王謀反憚黠曰黠知

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上既數征匈

奴有功黠言益不用始黠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

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黠同位黠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

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黠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專用



之黠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褊也望也見上言曰陛下

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黠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

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

也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漢發車二

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貫馬師古曰貫賂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

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

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

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師古曰罷讀曰疲上默然後渾

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問見高

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

國舉兵誅之成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師古曰即數百

也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

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

帥數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

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闐出財物如邊關

乎應劭曰闐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瓊曰無符傳出入為闐也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羸以謝天下師古曰羸餘也音弋成反又

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上弗

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

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

順治十六年刊

有漢書傳下



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

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

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

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

報效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曰力謂甚也臣願為中郎出入禁

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

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徒但也重成

重也臥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

與朝廷議矣師古曰與讀曰豫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諫詐

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

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師古曰舞飾弄也

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

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

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黯與息

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在郡守上

二千石得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

偃三諸侯相黯子同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

文漆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是弟安故同

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舉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王皇后是也



信任宏蘇林曰任保舉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及黜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

高祖今諸故項籍臣亦葬鄭君獨不奉詔諸盡拜名籍

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

脫張羽於院服虔曰梁孝王也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

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交

以請賓客便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日常恐不徧當時好

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

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即位當時

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

武安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師古曰議田蚡及竇嬰事遷為大司農

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

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印

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每

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師古曰候天子間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

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師古曰推轂言薦舉有味其言也

人如車轂之運轉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

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

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



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

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和音胡昨反不敢甚斥臧否漢

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當時

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儻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儻也師古曰儻

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儻音子反入多逋負司馬安

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

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也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

故至二千石者六七十人當時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

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

公為廷尉蘇林曰邳音圭京兆縣名也賓客亦填門師古曰填滿也音田及廢

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

公大署其門師古曰署謂書之曰一歿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

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

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楊子以為孝文親詘帝

尊以信亞夫之軍師古曰揚子謂揚雄也信讀曰伸曷為不能用頗牧

彼將有激云爾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順治己亥八月望日江

寧府學教授朱謨校閱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終 前漢書五十



漢書卷二十一 前漢書二十一

漢書卷二十一 前漢書二十一

漢書卷二十一 前漢書二十一

漢書卷二十一 前漢書二十一

